

真实链位论与经济统计*

——前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格局的一个分析框架

罗良清 邱 东

内容提要：国势判断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认知基础。本文提出真实链位论作为深入考察国际竞争格局的一个分析框架，意在从定位角度集中揭示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交往的内在关系，强调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的现象本质。本文基于经济统计视角分析全球化链条中的真实链位，进而论述真实链位论的基本内容以及真实链位论与国势学认知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认清中国在全球化链条中的真实链位及其对产业关联弹性、刚性、态势的影响意义重大；第二，成本效益分析应特别关注正面事物的隐性成本和长期成本；第三，要注意国家作为基本利益单位和测度单位的属性；第四，注重事实与见解的辨析，尤其警惕以事实名义出现的见解；第五，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构国势学确有必要；第六，全球供应链并非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国内生产总值（GDP）并不适于新兴国家用来判断国势。

关键词：真实链位论；经济统计；国势学

DOI: 10.19343/j.cnki.11-1302/c.2024.04.001

中图分类号：F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24)04-0003-09

Real Chain Position Theory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revious Round of Globalization

Luo Liangqing & Qiu Dong

Abstract: Evaluate the national power is an indispensable cognitive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a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attern, Real Chain Position Theory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reveal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oning, and highlights the realities which is often overlook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l Chain Position in the globalization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tatistic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fundamental contents of the Real Chain Position Theory and the inherent logic for Real Chain Position Theory and Statistic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cognize the real chain position of China in the globalization chai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elasticity, rigidity and trend of industrial correlation. Secondly, cost-benefit analysi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mplicit and long-term costs of positive elements. Thirdly, the attributes of the stat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basic unit of interest and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要素收入分配核算与中国国力评估研究”（23&ZD1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统计学基本问题研究”（19VXK08）。

measurement. Fourthly, the distinguish between facts and opinions should be emphasized, particularly alert to opinions presented under the guise of facts. Fifthly,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Stat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development. Sixthly,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s not a market economy with free competition, and GDP is not suitable for emerging countries to evaluate the national power.

Key words: Real Chain Position Theory; Economic Statistics; Statistics

一、探索全球化链条中真实链位的经济统计视角

（一）链位及其多维辨析——多链多位的现实

全球化链条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链条隐喻”便于对各个国家（经济体）做线性处理，就某种指标将对象（各入链经济体）加以排序，得出宏观管理和决策所需要的测度结果。然而，在使用这一隐喻时，应当注意线性处理可能带来偏误。全球化及其格局是多元的，全球化链条本身也具有丰富的差异，因此对全球化及其格局的认知也应该是多维的。“链条隐喻”所得认知即便正确，也只是多元格局中的一部分。笔者认为，应该从生产和价值两个角度做出区分：一是全球生产链和全球供应链不同于全球价值链，二是全球价值链又不同于全球财富链（存量）与全球收入链（流量）。在不同的全球化链条中，各经济体的“链位”大有不同。这里“链”即全球化链条，而“位”即某个国家（或经济体）在其中的地位，将这两个字组合起来，笔者概括得出一个判断国际竞争格局的基本概念——链位（Chain Position）。应当注意到，全球生产链中链位较高者在全球价值链中未必具有高链位；在全球收入链中链位较高者，到了全球财富链中，其链位也未必高。故而需要加以区分和分析，才可能辨识出各经济体的真实链位。

国际竞争格局是多维的复杂社会系统，仅仅采用单一的、简单的统计指标往往会误导认知，需要构建对全球化格局及其结构的认知框架，作为深入进行经济统计分析的理论基础，这样才能对链位做出较为真实的判断。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家排名，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往往将国际比较表面化、扁平化，或者存在“确权偏误”。例如，国际比较项目（ICP）忽视发达经济体产出中的质量因素，高估其价格水平，低估其实际产出；反之，低估发展中经济体的价格水平，高估其实际产出，隐含着与市场指向相悖的系统偏误（邱东，2022）。

认清中国在全球化链条中的真实链位，认清不同链位对产业关联弹性（或刚性）及其态势的影响程度，认清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链条中的历史角色，对切实开拓产业转型和提升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二）成本效益分析与正面事物的隐性成本和长期成本

成本效益分析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应用的一种思想方法，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中则被专门化为一种数量分析工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等在《价格理论及其应用》中指出，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分析工具是求均衡和求优化（杰克·赫舒拉发等，2009）。优化概念的操作处理即为数学（抽象空间）上的求极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回到现实空间即为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从而具备了经济学意义（社会意义）。然而，这种操作本身就意味着人工降维，需要将原本多元多维的成本和效益处理成可以比数值大小的一维指标，在降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操作者的主观意愿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成本并不是一个纯粹数值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①。同样，效益也是如此，行

^①赫舒拉发等专门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价格理论及其应用》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名称即此。

为究竟对谁有效？对谁有益？或对谁的效益更多？哪些方面的效益更多？正是由于这种社会概念属性，“数理”并不能全然取代“事理”。《成本效益分析的几条软肋》（邱东，2013）一文从时空选取、显性隐性、价值指标、合成指标4个方面剖析了成本效益分析的“测不准”之难。

在国势研判中，应关注正面事物的隐性成本和长期成本，而不能只关注其显性效益和短期效益。以快速增长的额外成本为例，增长速度加快固然是好事情，但相应地也可能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或隐性代价。再例如分工之弊。经济学教科书将社会分工表述为财富增加的源泉，这固然有其道理，然而这只是其效益的一面，社会分工也会隐含着发展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放弃高技术产业的开发，那就总是居于产业链的低端。分工固然能提高效率，然而所提高效率往往使得“产业链高位者”获利更多，如果固化已有分工格局，将之当作天然秩序而甘心接受，全球经济的偏态分布就无法改变。

（三）国家是基本的利益单位和测度单位

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成本和效益却大有不同，因此，国家仍然应该是一个基本利益单位。在从事经济统计分析时，应注意到统计处理的“平均国”效应^①，并重点关注国家作为基本测度单位的属性。相应地，在针对正面事物时需要进行“主体追问”。例如，自由市场竞争究竟是谁的自由？应该看到，国际规则往往是用来限制后入场者的，在制定和修订时，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或无法行使本该具有的话语权。

2021年，笔者专门讨论国际标准与国家特色的关系（邱东，2021a）。社会经济统计是国际交往的语言，应该坚守统计的标准，否则将无法进行顺畅交流。不过，世界各国对标准的解读也存在分歧。国际统计标准与国家特色，体现为经济测度中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基本关系，笔者将之视为经济测度内在的四大矛盾之一^②（邱东，2021b）。在经济统计分析中不能只讲一般性，全然放弃自己的国家特色；更不能只讲特殊性，全然无视国际标准的规范，而需要正视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动态地把握好二者的“度”。

（四）注重“事实”与“见解”的辨析

考察全球化过程，探索真实链位，都是经济统计测度、核算和比较社会事实的重要内容。然而，社会中并不存在完全排除主观“见解”的“纯客观事实”，这就涉及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关系，笔者将之概括为经济测度的四大矛盾之一（邱东，2021b）。须知，在各种认知中，最需要辨别的是以“事实”面目出现的“见解”。人们往往难以清晰地区分“事实”与“见解”，因为二者往往呈现纠缠态，不好截然断离。在经济统计中比较典型的是国际比较项目的购买力平价（PPP）值，其究竟是“事实”还是“见解”，就往往存在不少疑惑和争辩。破解这种以“事实”名义出现的“见解”，并不是否认数据的客观性，而是采取多维视角，让多种不同数据交叉检验，剔除隐含在其中的偏误“见解”，如此才可能更接近于所测度的“事实”。归结而言，就是充分借助经济统计视角，承认主观性，交叉对比，以切实追求客观性。

经济统计学的学科特性意在强调基本事实、基层原理和基础数据。基本事实即经济统计要测度、核算和比较的对象；基层原理即靠近“第一性原理”的测度思维，不需要过多假设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强调基础数据意在防止数据加工过程中掺杂操作者主观设定，应借用其他数据进行多重检验，并注意隐含设定，切不可轻易接受已有数据结论。笔者认为，提倡采用基层原理思考，在当下很有必要。在国势判断中，有不少论断有违公理。例如，一国深入参与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产业去完整”。

^①在收入和财富指标计算时，个人不喜欢“被平均”，同理，集体乃至国家也应该当心“被平均”的负面影响。

^②参见邱东《SFD测度报告的经济统计评论》，载《基石还是累卵——经济统计之于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五）国势学与其当代重构的必要

任何学科都具备历史学科的属性，只有系统关注专业学问的思想史过程，才能真正把握学科的真谛。如今提及统计学，往往只是概率论的应用，即便统计学说史的书籍也只讲数理统计的发展沿革^①。长此以往，好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国势学的历史存在。笔者建议，在注重学科的历史观时，务必选择尊重史实、内容呈正态分布的学术著作，高庆丰教授《欧美统计学史》便是这样一部优秀的教材，其中对统计学的国势学派、政治算术学派和社会统计学派等也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360多年前，欧洲大陆的高校便开设了专门讲授名称为国势学的课程，其奠基人是德国的康令，1660年在西尔姆斯特大学以国势学(Notitia Rerum Publicarum)为题，讲授政治活动家应具备的知识。后来，他的弟子将课堂笔记整理出版，其《康令政治法律讲义》的第四卷便是《国势学》(Staatenkunde)。1741—1746年，康令的后继者施梅泽尔在哈利大学讲授《政治统计学讲义》(Collegium Politico-Statisticum)；1749年，施梅泽尔的弟子阿亨瓦尔出版《近代欧洲各国国势学纲要》，“统计学(Statistik)”一词在该书序言中首次出现，作为国势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把统计学定义为“国家显著事项学”。

高庆丰教授指出，“如果说在德国兴起的国势学派偏重于上层建筑方面的文字记述，那么，在英国兴起的政治算数(算术)学派则兼及于经济基础方面的数字记述和推算”(高庆丰，1987)。1662年，约翰·格朗特在《对死亡表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的结束语中写道，“管理的艺术和真正的政治，就是使臣民过着和平生活和人丁兴旺”，“为使各个社会成员能够各得其所，搞清数目字是必要的”。大约在1671—1676年之间，威廉·配第撰写了《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和《政治算术》，给出了学派的名称，并在《政治算术》序言中明确指明了其方法论特点。在笔者看来，政治算术无非“定量的国势学”，而国民账户体系(SNA)更经典地承继了政治算术学派的衣钵，仅仅核算可定量的内容，须以“配第切割”^②为前提条件(邱东，2015)。

19世纪后期，以德国政府统计学家恩格尔奠基、梅尔建立的社会统计学派则形成了社会科学的精密观察学，更多地体现了国势学的学科传统，其社会统计内容在各种社会指标中得以延续。20世纪后期，美欧曾有“社会指标运动”，而在斯蒂格利茨主持的两份经济测度报告^③中(Stiglitz等，2010；Stiglitz等，2018)，强调福利测度和可持续发展测度，体现了传统学科内容的方法论提升。然而，真正实现“超越GDP”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

总体来看，学科开创以来的360多年历程，社会经济统计的内容在测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间，以及在偏重经济维度和兼顾社会经济维度之间调整和徘徊，笔者曾经将经济统计学发展大势概括为“未完成的W”图示(邱东，2016)^④。

需要注意的是，1872年，斯普拉格将德国数学家威梯斯坦发表的《数理统计学及其在经济学和保险学中的应用》(Wittstein, 1867)译成英文，自此数理统计学(Mathematical Statistics)的提法开始流行，这距Statistik一词出现已经过了123年。当时指涉数理统计时需要加上mathematical的限制，

^①有人在介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统计学家时，只讲数理统计学者，而只字不提库兹涅茨、斯通和里昂惕夫等经济统计大家。在这种背景下，强调经济统计学，正是对偏执和偏态的一种对冲，试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②笔者解读配第《政治算术》时提出和强调的一个基本概念，参见《全球核算体系SNA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潜在挑战》(邱东、王亚菲2015年向国际收入与财富论坛特别会议提交的大会论文，曾在大会上做报告，中文稿发表于《经济统计学季刊》2015年第2期)，该文收入《经济测度逻辑挖掘：困难与原则》(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页。

^③笔者称其为SSF测度报告 and SFD测度报告。

^④参见邱东《经济统计学：从德国传统到当代困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6期，收入《经济测度逻辑挖掘：困难与原则》(当代经济统计学批判系列)，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而今,人们多将statistics当作数理统计去理解,但在指涉经济统计学时,倒需要加上economical的限制,否则就容易误解。目前,国势学和政治算术的内容也被当作过时的东西,很少得到研究和教授。应该看到,正如前述格朗特所言,国家高质量发展需要国势学和经济统计学。

由于这个历史背景,笔者建议重构当代国势学,并独创了一个专用名词“statustics”,包含了“stat”的词根^①。同时,“status”这个词别出心裁,以免引起对当代国势学的学科属性误解。国势学本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由于欧美学科分化发展的倾向,渐渐式微倒也可以理解。而今环顾诸相关学科,或许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比较相近,其发端于欧洲国家间博弈的现实需求,但缺乏经济测度基础,故而不能发挥其学科替代作用。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构国势学确有必要。

二、真实链位论的基本内容

基于经济统计视角,本文力图重构当代的国势学,从前一轮乃至以往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可以归结以下10条认知^②,下文展开论述。

(一) 资本驱动产业跨国发展乃至全球化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全球化的驱动力问题,此为第一条认知。

西方主导的跨国发展乃至全球化从来都由资本驱动,以跨国获利为初始和长期动机,市场导向不过是资本驱动的体面说辞。以往的全球化总体上是资本效率取向^③,而非社会公平取向。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对各国民众福利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连资本母国的收益分配问题都没有妥善解决,更无法指望其解决国家间利益的公平分配。

从王国、帝国到所谓现代国家,国家作为利益获取和分配的基本单位,这一条并没有实质性变化。资本可以跨国界,然而资本家却有国籍选择和倾向。依附于强国,对资本家而言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所以各国资本家均会极力维护本国利益。

当然,跨国资本推动全球化并非保持一个节奏,其全球化布局也会相应地调整重心,这与国内利益格局相关。部分发达经济体还存在传统实业资本、现代金融资本以及数字经济资本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不应该成为发展中经济体谋求自己发展时关注的首要事务。目前,我国需要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并全力以赴将既定政策措施落实,通过自己的长期奋斗来弥补发展短板。

(二) 全球化以“阶梯式分工”为主而形成经济体间的不同“链位”

不同经济体在全球化中分工不同、角色不同,因此“链位”也不同。全球化链条可以分成高链位区和低链位区。从总体上看,所谓生产的“水平分工”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美好理想。分解而论,“水平分工”或许仅仅存在于全球生产链的初始端,因为在低链位区中各“链位”间的发展水平差距还不算大,但从整个生产链看未必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更接近公平。

如果关注总体格局,“阶梯式分工”才是对全球链条比较准确的描述,不同经济体在客观上处于全球链条的不同“链位”。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时,低端就业岗位从发达经济体流入发展中经济体,虽然促进了就业,但更为资本创造了不菲的财富。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长期和主要受益者是

^①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安格斯·迪顿教授强调贫困测度时“国家的视角”,stat出现在statistics中并不是偶然的。参见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中信出版社2014年中文版第152页。

^②这10条认知概括了笔者阅读相关文献对全球化格局的思考,初稿形成于2020年。收入在《真实链位探索与当代国势学构建》第五章第一节,本文做了进一步修改。该书第五章第二节至第四节由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李昕教授执笔,可视为这10条认知侧重于经济测度的展开阐述。

^③在诸多经济学著述中,这个概念往往被简化为“效率取向”,掩盖了资本作为行为主体的真实角色。

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短期或略微受益的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者，而工作岗位受损的则主要是发达经济体的蓝领劳动者。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产业链的阶梯先缓后陡，高链位区的链位差远大于低链位区的链位差。这意味着，越到高链位区，链位移易就越为困难。在高链位区，各经济体间垂直分工更接近实际关系状态。切实意识到“链位”分布的这个特点，对“赶超经济体”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制定尤其重要。

（三）不同经济体可按“链位”高低分类

按照“链位”这个标志，加入全球链条的各经济体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高链位经济体与低链位经济体。对“链位”高低的判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一个经济体在全球的产业份额仅仅是判断“链位”的基础性指标之一，并非产业份额越大，“链位”就越高，二者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不能局限于产业份额指标，过分注重所谓供应链而忽略价值链。第二，测度真实的产业份额，应构建坚实的、长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基础，即需要详尽的产品和部门分类时间序列数据，并对真实投入产出关系进行详细分解。然而，基于经济测度的“模糊不确定性”，对产业的详尽分解也非常困难。第三，产业份额与国际贸易差额大小密切相关。如果贸易差额的数值上存在争议，则说明产业份额的测度上也会存在较大的出入。第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财富链之间实质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别。相对而言，产业链（供应链）往往表现为外部关系，较为表象；而财富链更为本质，也更为隐匿。产业份额与财富份额可能相去甚远，后者更能体现各国间经济往来的内在关系及其结果。

然而，由于经济测度中的财富隐匿偏误（Stealth Wealth Bias）（Mügge, 2020），因此国际经济统计的现有操作水平还不足以给出可靠的测度数据。基于以上4点分析，产业份额指标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描述还比较浅显。

（四）各经济体产业份额的动态往往取决于经济体的“链位”高低

某个经济体在全球的产业份额更应该是一个动态概念。产业份额的大小及其变化往往取决于“链位”的高低，高链位经济体处于垄断性优势地位，主要表现为其操控产业份额的自由度更大。产业链上游掌控了产品的设计、核心件和市场，如果高链位经济体悍然动用断供措施，对产业链下游来说不只是失去核心件的产值份额，而是整个产品链的产值归零，形成断链效应。

对比来看，产业链上游如果失去下游提供的非核心零部件，当然也会有所损失。但上游产业链寻求下游产业链的代工者相对容易，寻求替代的时间窗口期也比较短，愿意参与竞争提供零部件机会的低链位经济体较多。因此，上游产业链通常不会产生链条的“有无”问题，但可能有供应链成本的微增。如果资本母国政府干涉，强行要求切断某些产品的供应链，资本家面临不确定的成本效益比较，为避险而放弃部分利润，只是原高额利润的缩减，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博弈选项。高链位经济体的一个竞争优势便是在短期内“输得起”，可实施“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博弈，产业竞争存在着“强非对称性”。

对低链位经济体而言，则需要格外关注断链风险，不能因为国际经济参与度高了，产业份额大了，就忽略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处于高链位的产业具有垄断性，其产业份额大小可能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处于低链位的产业因为竞争性，其弹性较大，因此其产业份额的影响未必大。可见，产业份额具备可变性，未必足以作为“对决”的依靠，而决定其变动趋向不可忽略的权重因素就是“链位”高低。

（五）高链位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高权重”

东方传统文化对深入理解“链位”理念具有一定优势，如果将中文“势力”一词分解，对此种

内在关系可以做出更准确地描述：有“力”还需有“势”，即能够借力打力就是一种“势”，且“势”重于“力”——“势”多在“力”先。进而可以区分4种情形，即有势有力，操控自由；有势而力小，尚可预期；力大而势小，力或不可持续，又或可凭力而构势；无力无势，自由度低，往往被动。

对不同“链位”的国家而言，同样的全球份额其实际蕴含不同，即同样“1%的全球份额”，其权重实质上不同。高链位经济体全球份额的作用力及其扩散效应比较大，而低链位经济体全球份额的作用力比较小，扩散效应微乎其微。需要注意的是，高链位经济体的“高权重”既可以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忽略发达经济体以软实力为支撑的隐性权重，误以为其“产业份额”下降即权重明显降低，对试图提升自身“链位”的低链位经济体而言，这种误判风险过大。

（六）高链位经济体可享用“链位红利”

高链位经济体在全球化链条中的获利份额及其体现的权重差别，集中表现为一种软实力或巧实力。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将巧实力定义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笔者则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提出，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巧实力是能够以谋求全球共同利益为名却行谋求其本国利益之实的力量。高链位经济体往往引领全球链条的走向，并顺势谋取和维护本国利益，这种因“链位”而获得的正外部性便可称之为“链位红利”。“链位红利”正是大国激烈竞争的诱因，可以作为解读世界大国兴衰史的一条线索。

（七）不同“链位”的经济体在数量上呈偏态分布

在全球化链条中，客观上是高链位经济体比较少，而低链位经济体比较多，数量上呈现偏态分布。这种博弈格局也决定了全球链条中高端的相对垄断地位。因此，在国际竞争中高链位经济体对低链位经济体或后来者往往有“链位固化设定”。

（八）低链位经济体之间的竞争

产业全球布局形成了一种卖方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发展中经济体更在意与发达经济体合作的机会。低链位经济体往往面临着“不选之选”的局面，因此在低链位经济体之间的多方位竞争中，高链位经济体也占据并维系了其优势地位。但这种竞争是否真正体现市场自由，值得深思。此外，不可忽视还存在诸多链外经济体^①。

（九）跨国资本推动全球化的显线索和潜线索

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在不同程度上席卷了大多数经济体，所谓落后者纷纷以之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正途。其中显线索是国际分工提高生产率，合作共赢；而潜线索则是高链位经济体对低链位经济体的盘剥，本文主要目的即试图将此种潜线索尽可能显化。这种跨国盘剥不仅隐蔽，而且往往讲究所谓“程序正义”，以自由市场竞争的方式出现，似乎所有参与国家都可以得到产业提升的机会。但现实中，全球链条的“层级固化力量”远远大于“层级迁跃力量”，客观上多数低链位经济体的竞争条件相当艰苦，只有极少数国家真正实现迁跃。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或相关表述，则部分反映了多数国家谋求发展时痛苦挣扎的国际关系现实。只关注发展陷阱的国内成因，也是一种经济学的认知偏见。

（十）链位移易属于零和博弈

客观上“链位”竞争包含零和博弈的成分，而链位移易就是零和博弈。如果测度基准是相对收

^①如果一个经济体在全球化链条的份额微乎其微，统计处理上往往将之忽略不计，客观上就成了链外经济体。《真实链位探索与当代国势学构建》第二章的数据分析表明，G20的GDP占比高达84.96%，可见全球经济增长的分布偏态极为严重。

益而非收入，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出现帕累托最优。笔者据此认定，帕累托最优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非一种现实状态。任何社会现实的改进都至多只能是卡尔多改进，都会改变经济主体之间的相对关系：“此起”未必直接导致“彼伏”，但“此起”至少间接意味着“彼伏”。在全球链条中，“链位守成国”与“链位提升国”在“链位易移”上势不两立^①。因此，“链位”相近国家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

“链位”竞争乃至“链位移易”的矛盾总是存在，或隐或显而已。所谓居安思危之说其实不能成立，既然身处市场丛林之中，何安之有？所谓“安”，只是身处矛盾相对低潮期。经济社会周期性变化，发展中经济体本应该提前为矛盾爆发期的“危”做好准备，未雨绸缪。对链位竞争的战略预期如何，也反映了全球化参与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成熟程度。

三、真实链位论与国势学认知的内在逻辑

作为深入认知国势的一个参考框架，真实链位论与若干国势学基本认知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下文试述其要。

（一）把握增长节奏

增长速率在不同体量经济体之间，在不同“链位”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天然差异，不能盲目比较，低链位经济体尤其要注意提防“失速恐惧症”，应把握好增长节奏，避免犯被影响节奏的错误。新兴经济体被影响节奏，主要是环保竞赛、军备竞赛和人工智能竞赛三赛叠加所带来的巨大负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提出“碳减排”的“三前提”^②作为应对环保竞赛的一种对冲（邱东，2023）。

经济增长未必越快越好，长期超速增长的四大额外成本是民力透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结构恶化。我国倡导高质量发展，就是为了避免用长期成本换短期效益，是用隐性成本换显性效益。如果评价工作业绩时只盯着短期效益和显性效益，全然不顾隐性成本和长期成本，忽略了指标边界的“模糊不确定性”，测度所得数据结果未必就是真实的经济增长。

（二）高质量开放

在全球化链条形成过程中，往往存在国家间“开放”与“放开”的动态博弈和匹配关系，应该在全球化链条中认识和把握“开放”。双向开放的国际交流项目才能融入全球化链条，单方面开放只能是所谓的放开。例如，出于获得丰厚利润的考虑，一国在另一国放开一些低端项目。

因此，我国在新发展阶段不能简单地开放，而应该高质量开放。然而，全球供应链并非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垄断。因此，高质量开放是一种博弈，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并且需要巧实力的加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信用的建设非常重要，然而这又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项相当耗时的任务，需要坚韧的战略耐心。

（三）清醒认识和把握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两重性

需要从成本和效益两个方面深入看待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笔者提出，新兴经济体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分化现象，是部分发展中国家较多地承接了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低端产业和污染产业，促进了就业增加、资金增加，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比较快的经济增长。

“新兴”由引资而发，但资本总是逐利往来。如果招商引资比较成功，从另一角度看，往往就是低链位经济体给予资本的优惠条件比较丰厚，也就是自己的“利得”较少。从宏观角度看，发达

^①链位守成国是在全球化链条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链位提升国是在全球化链条中“链位”得到明显提升的国家，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主要是新兴经济体。

^②参见邱东《真实链位探索与当代国势学构建》第四章。

国家希望有更多发展中国家来争取从事低端产业和污染产业（产品粗加工等）的机会，更多地为发达国家提供清洁产品，却不在意其生产过程中附带的污染。对于这些社会成本，不管其长期短期，不管其显性隐性，都应该认真核算，不能只看到效益的一面。

（四）生产目的与经济测度重心

如果仔细分析增长的相关指标可以发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成效从收入角度看并不如意。新兴经济体GDP及其占全球的份额确有增长，但国外净要素收入（NFI）却下降，NFI赤字额增加，形成了一种剪刀差的态势。按常理，随着GDP的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从国外获得要素收入的能力应该相应地增强。然而至少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理应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并没有出现（邱东，2023）^①。

英国史密斯教授2012年撰文指出了增加值指标存在的问题（Smith，2012），利用iPhone、T恤和咖啡三种典型商品核算国家间利益分配的细账，由于全球化链条中内在的不平等，充分体现“链位”高低所隐含的“价值掠夺”（value-capture）性质。迪顿教授2020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指出，“我们不能消费非我所属”。笔者认为，这一告诫对新兴经济体尤其具有启示作用，单靠GDP无法长期维系“最大的消费群体”。由于种种原因，GDP这个综合指标挥之不去，但却不适于新兴国家用来判断国势。

参考文献

- [1] 高庆丰. 欧美统计学史[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 [2] 杰克·赫舒拉发, 阿米亥·格雷泽, 大卫·赫舒拉发. 价格理论及其应用: 决策、市场与信息[M]. 第7版. 李俊慧, 周燕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 [3] 邱东. 经济统计学论[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 [4] 邱东. 全球核算体系SNA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潜在挑战[J]. 经济统计学(季刊), 2015(2): 24-32.
- [5] 邱东. 经济统计学: 从德国传统到当代困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52(6): 669-676.
- [6] 邱东. 新时代中国特色统计学问题研究与国际统计标准的中国参与[N]. 光明日报(理论版), 2021a-4-21(11).
- [7] 邱东. 基石还是累卵——经济统计之于实证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b.
- [8] 邱东. 国际比较机理挖掘: ICP何以可能[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 [9] 邱东. 真实链位探索与当代国势学构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
- [10] Mügge 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 Biased Arbiters in Global Affairs?[J].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13(1): 93-112.
- [11] Smith J. The GDP Illusion[J]. Monthly Review, 2012, 64(3): 86-102.
- [12] Stiglitz J E, Sen A K, Fitoussi J P.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M].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 [13] Stiglitz J E, Fitoussi J P, Durand M. For Good Measure: Advancing Research on Well-being Metrics Beyond GDP[M]. Paris: OECD Publishing House, 2018.
- [14] Wittstein T. Mathematische Statistik und deren Anwendung auf National-Ökonomie und Versicherungs-Wissenschaft[M]. Hahn, 1867.

作者简介

罗良清，江西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江西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国民经济核算。

邱东（通讯作者），江西财经大学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电子邮箱：abcdqiu@sina.com。

（责任编辑：刘雅欣）

^①参见邱东《真实链位探索与当代国势学构建》第三章。